



受害者情意結、轉移視線、歸因於錯誤動機的「三位一體」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全美最大型的人工智能會議

相信讀者已經知道人工智能對未來社會將會帶來鉅大影響，現在幾乎每個星期都有關於人工智能的會議，最近在三藩市舉辦的 Dreamforce 大會是今年全美最大型的人工智能會議，參加者超過四萬人，筆者是其中之一，但我只是通過 Zoom 出席。Dreamforce 的主辦單位是全球第三大軟件公司 Salesforce，除了討論人工智能的技術，大會中有不少講座牽涉到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當中有一個研討會的主題是〈控制藝術〉，這是關於人工智能會怎樣影響藝術創作，例如生成人工智能可能侵犯版權的問題。

參加研討會的兩位嘉賓都是在影視界中大有來頭的人物，一位是非洲裔女性演員和製片人維奧拉·戴維斯（Viola Davis），她曾經四次被《時代雜誌》評選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一百人之一，另一位是非洲裔男性電影製作人和演員謝爾頓·李（Shelton Lee），他有四部電影因為「在文化、歷史、美學上具有重要意義」而被美國國會圖書館選入國家電影登記處。在研討會上，兩人都異口同聲地指責美國大企業貪得無厭，利用人工智慧為生

財工具，謝爾頓重複地強調：美利堅這個國家就是建立在巧取豪奪的貪婪，首先白人從美洲土著手上搶走了土地，跟着在非洲擄掠維奧拉和謝爾頓的祖先來到美洲，迫使他們成為奴隸。隨後兩人不斷地批判美國的企業文化、消費主義……。

受害者情意結抑或是正視歷史？

我忍不住在聊天區留言：「這是受害者情意結。」有人回答說：「不應該正視歷史的罪惡嗎？」我當然贊成正視歷史，過去我寫過無數這類文章，包括了批評美國人無法以和平方式廢除奴隸制度、1921年奧拉克河馬州塔爾薩（Tulsa）種族大屠殺、1942年2月19日羅斯福總統宣布拘禁日裔美國人、1953年英美特工聯手在伊朗發動政變、1973年9月11日美國中央情報局涉嫌協助皮諾切特推翻民選政府……，這些文章都可以在我的網頁搜索到。不過，到底美國企業利用人工智能發財，跟二百幾年前白人搶掠土地、勞役黑人有什麼緊密關係呢？如果真的要追究歷史責任的話，那麼謝爾頓應該入稟法院，要求美國政府擴大美洲印第安人的自留地，或者擴充平權法案，至於應該怎樣防止美國企業濫用人工智能則是另一回事。

由鴉片戰爭數算起

有人在聊天區回應：「說這是受害者情意結，便會維持現狀。」我說：「剛剛相反，擁抱受害者情意結，會更加維持現狀不變，因為這種態度轉移了我們視線，令人無法有效地解決眼前真正的問題。」我不禁聯想起中國外交部的慣常反應，每逢有什麼國際磨擦，外交部發言人便一股腦兒地搬出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戰、火燒圓明園、八國聯軍……。

這種反駁方式並不是外交部首創的，1991年中國外貿部副部長吳儀赴美，與美國談判知識產權問題，美國副國務卿說：「沒想到我們竟然和小偷來談判了。」吳儀反嗆：「今天是小偷和強盜的談判，我們很榮幸……大家一會兒會後去美國的博物館看看，有多少東西是從中國搶來的？」很多人引用這段對話去讚揚吳儀挫了美國人的銳氣。一方面，我並不認同美國副國務卿的傲慢態度，這做法完全不合外交禮儀，但另一方面，吳儀的回應反映了普遍中國人的受害者情意結，表面上，吳儀是



詞鋒銳利，但實際上，侵犯知識產權和盜竊搶掠文物是兩碼子的事，文物和藝術品並不是商貿部處理的範圍。

在哲學上，這是典型的「轉移視線謬誤」(Red herring fallacy)，提出這種反駁的一方利用不相關或者關係薄弱的事情，將自己置身於道德高地，為自己當前的錯誤或者有問題的行為製造藉口。在吳儀訪美之後，雖然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法方面進步了不少，但中國人盜竊美國商業和科技機密的案件仍然絡繹不絕。

任何貢獻可以一筆勾銷

現在回頭說 Dreamforce 的那個研討會，將近散會的時候，有觀眾表示欣賞 Salesforce 有廣闊的胸襟，邀請兩位少數族裔的嘉賓坦白地批判美國企業的貪婪，但隨即有人在留言區潑冷水：「小心，Salesforce 這大企業贊助這個研討會一定是有原因的，這些言論充滿爆炸性，讓這公司看起來好像十分支持這種類型的討論，但別自欺欺人了，一旦人們離開講台，一切就結束了！這是為了拉攏人，讓 Salesforce 看起來很覺醒。」一位 Salesforce 的員工馬上為公司辯護說：「不是這樣的，我在這裏工作，這是公司結構的一部份，他們非常努力地創造更加平等的環境。」

坦白說，這是見怪不怪，在過去幾十年，美國政府、企業、無數民間團體已經因應着過去種種社會上的不公義而貢獻出不少修正的努力，甚至已經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然而，不單止有許多人對歷史咬住不放，而且對人家的善意投以懷疑的眼光，認為對方動機不良。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說與人家互動的時候不應該猜測對方的動機，筆者的專業包括了心理學與數據科學，心理學的任務之一就是推斷別人的想法，數學中的博弈論 (Game theory) 亦然。

問題的關鍵是：在完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將對方的行為解釋為心懷不軌或者別有用心，從而將任何貢獻一筆勾銷，這就是「歸因於錯誤動機的謬誤」(Imputing a wrong motive fallacy)，這又稱之為「壞動機的謬誤」(Bad motive fallacy)。

普遍人性的軟弱

對不起，我的老毛病又發作，以上的謬誤是普世性的，並不是在美國獨有的現象。在歷史中美國曾經幫多次幫助中國，例如在十九世紀末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令中國逃過了被列強瓜分一劫，一位中國作者說：「美國提出這一請求真的如同表面那麼簡單嗎？並不。他們不是為了幫助中國，而是為了更好地維護他們本國的利益而已，如果瓜分中國給他們帶來的利益更大的話，那麼美國非常贊同對中國進行瓜分。」那麼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為中國留學生提供獎學金呢？這是「文化侵略」。那麼美國幫

助中國抵抗日本的侵略呢？這是因為「當時的美國急需中國同日本作戰牽制日本。而美國對中國的援助就是希望中國能拖住日本，消耗日本。美國所謂對中國的援助，只是為了更好地為他們國家謀求利益罷了。」

受害者情意結、轉移視線謬誤、歸因於錯誤動機的謬誤是「三位一體」的，總之，無論人家做什麼，他一定是存心不良，對方永遠是壓迫者，自己永遠是受害者，只要永無休止地從頭數算對方的錯誤，便可以轉移視線，迴避了自身的責任。

最後，我再次強調，我並無意思針對任何群體，在這篇文章中我情願冒着犯下文章結構鬆散的風險，也要同時舉出在美國和中國的例子，目的是希望說明這一點：這些都是普遍人性的軟弱。

2023 年 9 月 15 日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